

皮亚杰心理学 思想方法论研究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活动理论

程利国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本书获福建师范大学陈德仁育才基金资助

皮亚杰心理学思想方法论研究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活动理论

程利国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皮亚杰心理学思想方法论研究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活动理论
程利国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闽侯青圃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闽侯青口镇 邮编: 350119)
850×1168 32 开本 12.25 印张 296 千字 2 插页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34—2883—8/B·12 定价: 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	(17)
一 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概括	(18)
二 实践唯物主义的超验的关系论	(25)
三 实践唯物主义的经验的三项图式论	(33)
第二章 皮亚杰应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论者	(40)
一 皮亚杰关系论思想的基本特征	(40)
二 马克思学说对皮亚杰关系论思想的影响	(54)
第三章 皮亚杰应是实践唯物主义的三项图式论者	(68)
一 皮亚杰三项图式论思想的基本特征	(69)
二 皮亚杰三项图式论的物质本体观	(78)
第四章 皮亚杰哲学方法论的现代生物学基础	(105)
一 皮亚杰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渊源于现代生物学	(108)
二 皮亚杰的认识机制发端于生命组织的思想	(116)
第五章 皮亚杰心理发生学的控制论模型探析	(129)

一	建构心理发生学的控制论模型是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核心工程”	(130)
二	皮亚杰心理发生学的控制论模型的双反馈环图式之分析	(137)
三	皮亚杰的控制论程序在心理发生上的数理逻辑之分析	(148)
四	皮亚杰的控制论模型是各种互补性方法的汇聚点	(165)
第六章	实践唯物主义的心理实质观	(176)
一	人的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	(177)
二	人的心理是个人社会存在的反映	(186)
三	人的心理对自身行为模式的自动调节	(195)
四	现代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202)
五	人的心理是特殊的机能性耗散结构	(218)
第七章	实践唯物主义对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说之考察	(248)
一	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说的生理还原论思想之批判	(251)
二	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说的机械决定论思想之批判	(264)
三	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说的副现象论思想之批判	(277)
四	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说的狭隘定位论之批判	

.....	(286)
五 关于刘泽如先生对巴甫洛夫学说的批判之批判 (298)
第八章 皮亚杰心理学思想方法论在教育与心理治疗领域中的现实意义 (311)
一 皮亚杰心理学思想方法论在教育领域中的现实意义 (313)
二 皮亚杰心理学思想方法论在心理治疗领域中的现实意义 (334)
英汉术语对照表 (374)
英汉人名对照表 (377)
俄汉人名对照表 (379)
后记 (380)

引　　言

皮亚杰（1896～1980）是人类文明史上极为罕见的科学巨匠。他首先是一位发生认识论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一位声誉卓著的哲学家，还是一位迄今为止无人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最卓越的心理学家。皮亚杰神奇般的充满睿智的学术生涯，毫无疑义地证实了他还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生物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学家和控制论的先驱者。除此之外，他还相当精通数学、物理学、科学史、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和教学论。皮亚杰生前有着充沛的精力和杰出的组织才能，是一位长年活跃于国际学术论坛上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活动家。所有这些评价都是符合皮亚杰的实际情况，绝没有溢美之词。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皮亚杰学术思想探索者，大概都会赞成我们的上述评价。

在世界心理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皮亚杰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令人瞩目，他远远超越了弗洛伊德和勒温的学术水平，也使维果茨基的学术成果显得逊色。原苏联教育科学院普通与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长、维列鲁学派的后起之秀达维多夫曾客观地评价说：“在我国的年龄心理学中，目前还没有一种受到公认的个体心理发展的一般理论，在研究的水平和资料积累的丰富性上，能够与皮亚杰的理论相提并论。”（见达维多夫：《教育发展阶段年

龄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基本问题》，载原苏联《心理学问题》1976年第4期)这段出自原苏联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集体的杰出代表的肺腑之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看待皮亚杰学说的参照系。毫无疑问，皮亚杰开创了心理学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是现代心理学领域中无人可以替代的一面光辉的旗帜，他虽然以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见长，但其学术思想已广泛地渗透到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并代表着21世纪心理学发展的方向。

皮亚杰著作等身，他的学说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皮亚杰学说，应是学术界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笔者就是怀抱着这样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感，着手研究皮亚杰的心理学思想方法论的。我们写作这本专著的目的主要有以下这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确立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心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实践唯物主义不但是验证皮亚杰心理学思想方法论的试金石，而且是现代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指南，它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现代心理学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并不是为研究皮亚杰而研究皮亚杰，吸纳并展示皮亚杰心理学思想方法论的精华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确立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在心理学研究中不容动摇的指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研究中取得的最丰硕的理论成果，就是确认了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概括，并从各种角度对实践唯物主义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阐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蕴藏着人类的无穷智慧，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前途“命系”实践唯物主义。然而，这股强大的引导着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哲学革命的春风，几乎不度心理学的“玉门关”。当我们翻阅理论心理学的学术文献时，简直难以寻觅到“实践唯物主义”

的字眼，更何论运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指导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建设了。我们认为，唯有旗帜鲜明地运用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才能彻底推翻目前潜藏于各类心理学教科书中的旧唯物主义本体论的思维方式。

必须运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指导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建设，这是笔者坚定不移的学术信念。为此，笔者多年来潜心钻研了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这从笔者的引文中可见一斑。当然，笔者从不敢断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把握准确无误，但可以毫无愧疚地说，自己是用所有的生命热忱去感悟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精深的智慧。笔者为自己的人生获得这样的哲学信仰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

皮亚杰对哲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不是从“知识结晶论”的角度去理解哲学，而是从“生存价值论”的角度去理解哲学。他说：“哲学，正如它的名称所意指的，是‘睿智’：作为理性存在的人寻找将他的不同价值加以协调的基础，但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具有通常被称为‘知识’的保证和证实方法的那种知识。”（皮亚杰著：《哲学的洞察与错觉》，1971年纽约英文版，第Xiii页）个人与周围世界最本质最切近的关系，应是人文价值方面的意义关系，这种关系形成于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一个人对主导性价值目标的不懈的追求，从根本上反映了他生活的主旋律。人类之所以需要哲学，是因为它能启迪人们的智慧，使人们更深切地感悟到自己的生存价值和发展之道。心理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不应仅仅停留于获得某种心理活动的规律性的知识上。在现代心理学领域中，哲学方法论的导向是“道”，心理学研究的具体课题是“器”，我们应该自觉地在“道器”相融中寻求心理学的发展之路。皮亚杰的心理学研究课题，始终没有脱离哲学方法论的

价值目标的导向。正如格鲁伯所说：“与多数科学家从他们研究领域的内部问题那里提出问题不同，皮亚杰从一般哲学中提出问题，以致于他那特化的科学产品作为一般哲学先见的‘副产品’出现了。”（H·格鲁伯等主编：《皮亚杰精华文选》，1977年纽约英文版，第735页）因此，把皮亚杰的心理学成果作为发生认识论研究的“副产品”，或把皮亚杰的心理学研究说成是他从事哲学思考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插曲”，都是恰如其分的。

我们通过对皮亚杰超验的关系论思想和经验的三项图式论思想的理论分析发现，皮亚杰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对皮亚杰的哲学倾向的判断，曾经难倒了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这既跟皮亚杰的著作艰涩难懂有关，也跟原苏联学术界盛行的旧唯物主义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的广泛影响有关。笔者曾冒着同一些著名的权威人物发生意见冲突的风险，押上自己的学术信念和人生信仰，于1989年在学术界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皮亚杰作为三项图式论者，并没有违背唯物辩证法原理。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不是封闭的体系，它应该吸收皮亚杰学派半个多世纪来研究的积极成果。”（见程利国：《皮亚杰应是三项图式论者》，载《心理学报》1989年第2期）这些学术见解使笔者较早地进入皮亚杰学说研究的前沿阵地上，也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宗旨之一。皮亚杰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思想，同西方的其他心理学流派有极大的不同，它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它牢牢地扎根于现代哲学、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肥沃土壤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如果无法容纳、整合皮亚杰的哲学方法论思想，那它的强大的生命力还怎么体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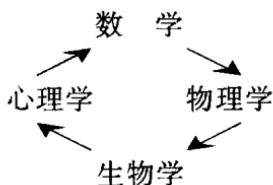
其次，我们应该确立心理学与所有学科都发生相互作用的现代科学发展观。

人类的一切科学，都是主体能动地作用于客体的结果，都是

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科学从根本的意义上讲，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整体。我们可以根据科学的研究对象性质的不同，粗略地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三大门类，它们分别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理论思维之运行的普遍规律。科学的发展是一个连续建构的历史过程，具有连贯性和客观性。心理学作为一门主要研究人类内部精神生活的科学，很难截然把它划归于某一门类之中，因为精神生活的主体在不同的条件、联系和关系中，同时既表现为生物的存在物，又表现为社会的存在物，还表现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而人类的精神活动又能够把握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理论思维的运动规律，并能权衡这些规律的科学价值。原苏联著名的哲学家凯德洛夫曾于 1954 年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科学三角形的分类体系”，他把所有的科学门类整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三角形体系，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代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三大门类，而心理学则大致处于这个科学三角形体系的中间位置上。（参见凯德洛夫：《同让·皮亚杰的五次会见》，载原苏联《哲学问题》1981 年第 9 期）笔者十分欣赏这种三角形的分类体系。从研究对象的性质与学科本身的价值看，心理学和哲学最接近，心理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同哲学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即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直接联系着的；而心理学和哲学存在的最主要的理由，都是为了使人们能够建构起自己同周围世界相互协调的人文价值体系，亦即使人们能够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睿智”，或一种合乎理性的信仰。从心理发展的规律来看，心理学又最接近于社会科学，人的高级心理机能是在人际交往活动中，以及在运用语言符号系统汲取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发生发展的，因此人类的心理活动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主要还是遵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心理学研究的具体科学方法技术来看，它又最接近

于自然科学，心理学是一门能够用经验事实加以验证的实验科学，正是由于它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才于 1879 年从哲学的母腹中脱胎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因此，我们对心理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必须作多维度的“三棱镜式”的理解，其中，心理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在这种多维理解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从总体上说，心理学和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现代科学的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但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日益要求我们确立科学体系的环状结构整体观。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四大门类的“支柱科学”是按如下的顺序逐步演进的：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或心理社会学。其中，数学和物理学在 20 世纪初叶、生物学在 20 世纪中叶都曾充当过带头科学的角色。所谓带头科学，是指某个时代的某门科学，由于其中的某个关键性的课题获得重大突破，便会引起自身革命性的重大变革，并导致其他科学领域也发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使整个科学体系的面貌焕然一新。带头科学的终极效应在于整个科学体系的大变革，因而按科学在历史上演进的直线序列进行排列分类是不合适的。皮亚杰把上述的直线序列的两端衔接起来，构成一个“科学之环”，真可谓“神来之笔”，令人称奇。皮亚杰的科学之环为：



皮亚杰解释道：“人类只有通过自己的精神产品——数学和逻辑学——才能理解宇宙；而人类只有对自身进行心理学的研究和生理学的研究，换言之，只有把自身作为整个宇宙的函数来研究，才能理解自己是如何建立起数学和逻辑学的。这就是科学之

环的真正含义。它最终会通过各门科学的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出科学的统一观，从而使处于这个环状序列的对立位置上的学科保持彼此互补的关系。”（皮亚杰著，袁晖等译：《心理学与认识论》，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2 页）数学与生物学之间存在着奇特的互补性：数学以抽象的超验的理想主义模式为典型特征，它最大限度地运用着个体的心理活动，并倾向于使客体服从于主体；生物学则以具体的经验的实在论模式为典型特征，它把个体的心理活动减少到最小限度，并倾向于使主体服从于客体。物理学和心理学都对称地位于数学和生物学这两极之间，所以它们都互补地既体现抽象的超验的理想主义特征，又体现具体的经验的现实主义特征；它们也都互补地既使客体服从于主体，又使主体服从于客体。

至此，我们该对普利高津所高度欣赏的玻尔名言恍然大悟了：在世界舞台上，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皮亚杰的科学之环是建立在主客体之间紧密联系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因而在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反馈环路系统中，我们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至此，我们还深刻地体会到物理学的认识论对于心理学来说，该有多么巨大的迁移力；也更深切地感悟到当年物理学领域中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对于皮亚杰心理学思想方法论的形成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力。物理学要把数学模型应用于客体，即把客体同化进主体的思维格式中；同时它直接面对的是一个既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又永远不能脱离主体的智力操作或物质操作过程的客体，因而又必须随时调整理论模型以顺应新的实验结果。物理学的理论模型是在同化与顺应的平衡化过程中逐渐确立的，而平衡化概念又是整个皮亚杰学说的灵魂。从心理学本身的情况看，皮亚杰对基本理论建设最突出的重大贡献主要有两条：一条来源于数学，他用理想主义的数理逻辑模型来刻

划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阶段；另一条尤为重要，它来源于生物学，皮亚杰用现实主义的平衡化机制来说明儿童心理发展或科学知识成长的动力学原理。这种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有机结合恰好体现了数学与生物学的互补。因此，心理学必须对一切人类科学实施开放。

心理学同自然科学的深层次的同盟关系，亦即在思想方法论方面的信息共享关系，主要是通过科学认识论的中介作用实现的。正如皮亚杰所说：“发生过程问题远不只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这就要把结构观念的意义本身提出来讨论了。因为科学认识论的基本选择，就是永恒的预定论还是建构论的问题。”（皮亚杰著，倪连生等译：《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01 页）科学发展史上的无数事例证明：概念的形成与问题的解决是一致的。例如，普利高津获得“时间的不可逆性是物理宇宙演化的基本规律”这一新概念，这就意味着有关耗散结构理论的一系列问题得到解决。而问题的解决又与认识结构的建构是一致的。正如皮亚杰所称：“我们可以越过那些可观察到的东西来尝试着建构结构，并不是从主体有意识地说的或想的什么来建构结构，而是从当他解决对他来说是新的问题时，他依靠他的运算所‘做’的什么来建构结构。”（皮亚杰著，王宪钿等译：《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75 页）因此，皮亚杰认为只有彻底揭示了科学概念形成的心理根源，才能对科学知识的成长作出认识论意义上的说明。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中还摘引了美国心理学会送给他的奖状中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评价：“他使用坚定地依赖经验事实的手法研究了一些迄今还是纯哲学的问题，使认识论成为一门与哲学分开、与所有人类科学都有关联的科学。”（见该书第 17 页）在这里，皮亚杰所用的依赖经验事实的手法，即是临床实验的儿童心理发展分析法。这就是说，

心理学与所有人类科学都发生相互作用的中介，当推发生认识论。发生认识论是我们理解凯德洛夫“科学三角形”和皮亚杰“科学之环”的最佳工具，为我们开辟了一条确立整体的现代科学发展观的最佳途径。发生认识论还是心理学吸纳一切人类科学优秀成果的转化器，通过它，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和最新创造不断地转化为心理学的思想方法论，从而滋育着心理学之树茁壮成长。

再次，我们应该确立实践唯物主义的心理实质观。

要确立实践唯物主义的心理实质观，就必须科学地解决心身关系、心物关系和心行关系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为了构筑一个较为完善的科学的心理实质观体系，不但要吸纳皮亚杰学派优秀的心理学成果，而且要博采一切先进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原苏联维列鲁学派的优秀成果。

心身关系包括心脑关系和心体关系这两方面的问题。人脑活动和整个躯体活动均包含了生理机能活动与心理机能活动两个方面。如何鉴别人脑或人体的生理活动与心理活动呢？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分清是兴奋与抑制的神经脉冲活动过程；还是预期目标与活动结果相互协调的平衡化过程，或同化与顺应之间的平衡化过程。另一是分清这种活动是完成于体内循环的反馈回路系统；还是完成于体外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反馈回路系统。毫无疑问，这两个指标是相互联系的，前者属于生理机能活动，后者则属于心理机能活动。分清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活动，就能有效地抵御生理还原论思潮对心理学的侵袭；同时又能从发生学角度理清人脑内部的心理活动与整个躯体物质性的实践活动之间的渊源关系。

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心物关系观中，最具革命性的变革是把“物”理解为一种物质过程，而不是物理客体。这个物质过程特

指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或个人的社会存在，或个人生存的客观现实，或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体系，亦即由“主体—活动—客体”三项图式建构而成的物质性的反馈环路系统。总之，人的心理实质存在于他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并为这个物质过程所决定。这种实践唯物主义的心理实质观足以使任何二项图式论的机械决定论思想毫无藏身之处。

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心行关系观中，对“行”的理解采纳了皮亚杰学派的看法，把它看作是一种行为模式，而不是单纯的外部行动。行为模式应该既包括外显的物质性的实践活动，也包括内隐的精神性的心理活动。人的心理的主观能动性应体现为对整个行为模式的自动调节上。大多数理论心理学家的学术文献中，在阐述心理实质观时往往疏忽了人的心理对自身精神生活的自动调节作用，把这块阵地拱手让给各种宗教学说。实践唯物主义的心行关系观符合客观存在的人的心理生活的现实，是批判副现象论的锐利武器。

人的心理实质观是现代心理学中最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对现代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的把握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笔者提炼并整合了现代心理学研究的优秀理论成果，提出并具体阐述了三条相互联系的方法论原则：社会历史决定论原则；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相结合的发生学原则；以及心理发展在客观性过程中实现的原则。

人的心理实质观问题蕴涵或涉及到对心理发展的动力及其机制、影响心理发展的因素、心理发展的非线性演化模式、以及心理机能的范畴观等一系列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

无可置疑，人的心理主要表征为社会属性，因为它主要是一切社会关系内部结构化的产物。然而，人的心理作为一种思维着的精神，毕竟是大自然的产物，恩格斯曾誉之为“地球上的最美

的花朵”，因此理所当然地具备自然属性。众多的心理学家从求乐论模式出发，依据人的心理所具有的动物性需求的成分来说明人的心理的自然属性。其中尤数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最为突出，它把寻求性能量（力必多）的宣泄以获得快感作为一切人类行为的原动力，在心理结构的深层次上揭示了人与动物的统一性，犹如达尔文在生理结构上论证了人种起源于动物界一样，因而弗洛伊德曾被人喻为“心理学界的达尔文”。弗洛伊德还运用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来说明人格的成长与心理变态的根源，开创了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篇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波及到哲学、文学、艺术、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弗洛伊德对人类行为动力的趋乐避苦的理解具有很大的偏颇性，连著名的心理学史家波林都指出：“弗洛伊德的整个一生就是活生生的一课，表明一个人生来并非为追求快乐，因为他矢志不渝地竭尽毕生精力以求增进对人性的理解。”（波林著，高觉敷译：《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823 页）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并没有跨进现代心理学的门槛。

皮亚杰则从稳态论模式出发，强调生物机体适应与人的智力适应之间的连续性，它们都是要获得机体与环境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协调平衡。获取信息、控制环境才是人类一切行为得以发生的最根本的动力。因此皮亚杰是用信息反馈的原理来说明人的行为模式的成长性。皮亚杰认为自动调节的平衡化机制反映了生命组织的最一般的特征，它存在于有机体功能作用的各个水平上，从染色体组起直到行为领域本身。因此，皮亚杰毫无疑义地把认识机能的发展看作是衍生论的一部分。衍生论是现代生物学关于胚胎发育的理论，它对当代科学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自动调节系统是由“种群遗传库×表现型×环境”所组成的不可分割的